

# 童年之后，

## 若即若离



80年代出生，从小学到大学一帆风顺，这样的一代人究竟是幸福还是平庸？年轻而又普通的生命，从乡村到城市，他们个中体会到的究竟是欣喜还是平淡？寄居在时代急剧变迁的夹缝中，从无知到自觉，他们所遭遇的人生究竟是清醒还是迷惘？

我想自己可以作为他们中的一个代表。对于这种种问题，也许我无法直接回答，但我的心路历程将对他们做出属于我自己的阐释。

### 苟东锋



1982年生于陕西礼泉，  
2001年进入复旦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  
2005年直升为该系中国哲学专业研究生。





我们毕业班的同学在一起经常提一句话：“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啊！？”我一个人的时候也常常这么问自己。我对这个问题总是无能为力，但又觉得不好轻易放过自己，于是就张罗出一些相关的问题来拷问自己。比如我常问自己：“童年是什么时候从我身边溜走的，怎么连声招呼都不打呢？”对这个问题我倒是有许多种回答。

“童年注定了只是一种回忆 当一个人学会回忆往昔的时候 也许他的童年就结束了。童年是让人沉浸，而不是让人反思的。”按照这个定义算一下，大概初中一年级的的时候我的童年就已经结束了，因为那个时候我在写一部自传。当然最后没有完成，不过感觉当时在回忆那些往事的时候，我已经有了某种快乐和感慨。

“童年终结于人的觉醒，当一个人学会对自己的人生作整体规划 确立了一个目标的时候 他的童年就算到头了。”如果再按照这个说法，我的童年结束于高中一年级的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我信誓旦旦地规划着自己的未来 也许有点幼稚 但却非常执著。

“童年就是想到什么就觉得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而童年之后，那些原来的幻想以及幻想这种能力本身也就开始破灭了。”所以，也许童年就是这样一种不断反复的过程，它的前面是对童话和奇迹的相信与企盼，而它的后面则是对现实和平凡的认同与理解。这样的童年与我们的生活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

每个年纪的人都有他们那个年纪的重大话题，我想童年的问题大概就是一个人在学会思考人生之后需要面对的第一个问题；或者说也可以说，通过思考这个问题，一个人就慢慢学会了思考人生。从高中到大学 我们成长、我们经历、我们思考 我们走出了童年 但是童年以及由此而生的种种问题始终是我们的中心话题。

我的叙述从高中时代开始。高中对一个孩子意味着什么？小的

时候去邻居家玩，那家的姐姐上高中，她有沉得我抱不动的书包，还有满满一盒子里五颜六色令人羡慕的文具。于是我就莫名其妙地觉得大概高中的时候，世界上的书也就读到尽头了吧！我像其他许多孩子一样，顺利地进入了初中，然后又顺利地考上了重点高中。这时候我早已经知道高中之后还有个大学，考大学是上高中的唯一目的。至于为什么考大学以及考上大学以后干什么似乎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我也从来没有想过。

一个高中生和初中生有什么区别呢？我不太晓得别人怎么样，我的感觉是不管学业多么重，一个高中生总会把时间留给自己一部分，或者发呆，或者想一些关于自己的事情，而初中生可能很少做这种事情。记得刚进高中时成绩不理想，某次考试竟考到全校倒数几十名，于是那个暑假我把成绩单贴在书桌前面，每天卧薪尝胆，看着它复习功课。那个暑假我还看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当时已经读了那么多书，确切一点说读了那么多课本，但这本书却第一次让我从内心觉得感动。当我读到某次保尔·柯察金对他的一生进行彻底反省的时候，我感到从来没有过的激动，我觉得我也应该对自己的一生做一个像人家那样的反省。于是我找了一个安静的地方呆坐了整整一天，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心里面酝酿着一股热乎乎的冲动，我第一次觉得我是那样渺小，又是第一次觉得我是那么充满了力量。我的努力没有白费，到了高二的时候我的成绩就有了一些起色。

那个时候盗版书已经开始猖獗了，学校外面每天都有好几个小贩推着三轮车向学生兜售盗版书。穷学生就是穷学生，盗版书再便宜，也总是看的多买的少，小贩们的三轮车经常被学生们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有一次，我好不容易挤了进去，随便翻了一本准备消磨时间，那是一本美国作家拿破仑·希尔的《成功学全书》我一看就被吸引住了，当即就用积攒已久的生活费将它买了下来。那时候，我们每天都有晨读的习惯，自此之后，我的阅读书目中就多了这本书。我非

常高兴自己有了这本书，欣然在扉页上写下“苟东锋于九九年幸得此书”的字样，但另一方面，我又不想让别人知道我有这样的一本书，似乎这是一本什么武功秘籍一样，于是我用白纸将它的封面包起来，上面写上“语文”的字样。

我相信这本书对我后来的成长有很大影响。其中一些重要章节，如保持积极的心态、树立明确的目标、如何建立自信心、怎样拥有自制力等，我都读了许多遍。我总是在心情不好的时候一个人找个地方，拿着这本书默默地读一些相关的章节。于是过不了多久，我的心情就好了。这是一种自慰，也是一种激励。

高中生心情不好，无非就是考试成绩不好，记得有一次考试又受了打击，我又把这本书拿出来“疗伤”。其实每次读了这本书我都会下一个小小的决心，打算以后得注意点什么。这次我似乎是下了一个大大的决心，我又像保尔·柯察金一样对自己进行了一次反省，觉得自己的生活过得实在是浑浑噩噩。那本书告诉我，我要思考一下自己的现状，也要思考一下自己的将来；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树立一个明确的目标，然后从小事情做起。那是一个周末，我在空阔的操场上走过来走过去地想着，整整一天就这样过去，我觉得我在做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其他同学未必这么做过。晚上我把自己的想法详细地记在了日记本上。记得在大目标上，我要做什么政治家、文学家、经济学家等四五个家，胃口不小，野心挺大；在中期目标上，我要考上一所比较好的大学；在近期目标上，我要考好某一次考试。

当时，我已经知道我对自己的将来所做的这种筹划，已经和小时候回答大人提问时所说的那种“将来的理想”不可同日而语了。后者只是儿童式的幻想，而前者即使是一种幻想，也是一种合理性的幻想。到后来，虽然这个所谓的长远人生规划已经被我抛到了脑后，但是高中时代，通过思考这样一些关于自身成长的事情，我已经渐渐学会了独立思考。记得高二分文理班的时候，我分析了一下自己的情况：各科成绩比较平均，文科比理科更有挖掘潜力，最后选择了文科。

班。为此班主任老师专门把我叫去谈了一次话，让我重新考虑一下大部分人都选择的理科班，我当时竟然没给人家面子地直接说：“我已经考虑好了！结果不出我所料，进了文科班的第一次考试，我就得了个头名；并且直到高考前我的成绩一直都不错。

那时候似乎流行这样一个词：“理性”。我的日记本里充斥着理性、不理性以及由此组合而成的各种词语，我不管也不知道理性这个词的原初含义，在我这里它就是做事冷静、沉稳、合情、合理，总之理性似乎包含了一个人所有好的品质。我崇拜理性，我想成为一个理性的人，但是，我当时以及之后很长时间都不知道理性也有自己的缺陷。一个人非常理性，难道他就算成熟了吗？

高三文科班的时候，按照我的“理性”，我已经将自己塑造成了一个除了吃饭、睡觉就看书、上课那种类型的人。班上的人大部分都没和我说过几句话，我也常常叫不上他们的名字。一天放学，一个看上去眼熟但仍叫不出名字的女同学在身后喊我的名字，然后笑着递给我一本笔记本就走了。我打开一看，里面有张小纸条，说她在在学习上遇到了一些困难，想向我请教。我觉得这是件义不容辞的事情，就把我在学习上的体会和盘托出，仍旧写在纸条上，夹在那个笔记本里还给她。为表感激，那位女同学之后经常借一些杂志和报纸给我看，里面总不忘夹一张纸条，写一些鼓励我的话，我似乎也挺受鼓舞的，继续着自己三点一线的生活。后来我顺利考上了大学，有一天，我收到了一封表白信。这时候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么长时间自己竟然一点没往那个地方想。这大概就叫单纯吧，只有高中时候的那种“理性”才能培养出那种单纯。

我保持着这种单纯的虔诚和谨慎，顺利地通过了高考，在熬过了一个漫长的暑假之后，我终于来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大学。对于专业，我没有过分的要求。哲学专业虽然不是我的首选，但既然对于哲学我还谈不上了解，我怎么就能断定将来不喜欢它呢？重要的是复

旦大学这所南方综合性大学对我的吸引，虽然当时对大学我还没有什么概念，但我隐约觉得大学就是一种重要的人生经历，在一所综合性大学里面，我应该会经历更多的事情吧？况且生在北方的我，从小就对江南有一种天生的向往。所以，我以非常愉悦的心情步入了这个有可能改变我未来生活的新世界。

学校很大、非常漂亮 老师和学长们都很有风度、带着笑脸 我的同学们则朝气蓬勃、亲切可爱，这就是我对学校的第一印象，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面对着这种新的气象，我的第一反应是，也许高中时代的我已经被扭曲了，现在的我要变一变。应该多和其他人交往，多参加一些集体活动，多关心一些自己以外的事情。对我来说，做这些事情首先需要的是胆量，不过经历了那样的高考，现在终于考上了一所还不错的大学，自信心已经受到了极大鼓舞，这些胆量还是不难找的。

我改变自己的计划从做班干部开始，早就听说大学的班干部很厉害，那么现在我也要当这个厉害的角色。在大一的第一次班会上，辅导员建议以自荐的方式选出班委，我第一个举手，这样我就做起了班长。大一第一学期的事情很多，我没有做班干部的经验，但我有的是热情 又有辅导员的帮助 所以一切都按部就班做得不错。

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情，起因是这样的：在做了一段时间班干部之后，我发现第一届的班委人数虽然比较多，但平时大小事情却总是我这个班长和团支书忙得最多。我琢磨着可能是我们的班委体制存在什么问题，于是就制定了一个班委改制的计划：将全班男女分为几个小组，每个小组民主推选出小组长组成班级理事会，理事会定期讨论班级大事，日常事务交由一位理事长全权负责，总的原则是：明确责任，集中权力。我对自己的改制充满信心，可是当我将这个提案交给班委会讨论时，结果却遭到了大家的极力反对。我后来想通了：首先，这个班级改制悬置了各个班干部的职能，实际上已经对人家做出了负面的评价，这当然让他们觉得委屈；其次，大家都是来自五湖四

海的少年精英，都有那么一点不服管的性情；第三，实际上班级内也并没有那么多所谓的‘班级大事’需要处理。

这件事情最后不了了之，但自此以后我们那一届班委团结了许多；我也觉得要做好一个班干部尤其是班长，就不仅要有亲和力，而且一定要有点自我牺牲的精神。大一第一个学期，我们历经坎坷编撰了班刊《砺冰》的创刊号 组织了一次愉快的新年晚会 还排练了一个精彩的英文短剧参加比赛……同学们渐渐地由刚入校时的陌生变得熟悉，由那时的激动变得释然。记得那时候住在本部那种古典式的老房子里 晚上班委众人围着两张大桌子 有欢笑 有争吵 现在留在记忆里的只有一片青春的永恒。

如果说做班干部完全是为同学服务，那也有点言过其实，原初的动力也只不过是想锻炼一下自己的能力，陶冶一下自己的性格。总觉得人的性格孕育在童年，那个时候它有许多的枝丫，童年之后，人只是顺着其中一条枝丫爬上来，而这条枝丫还可以继续成长。高中时代 虽然我过得比较‘封闭’但周围还是有许多好朋友 各种各样的都有，我乐意和他们交谈，他们也乐意和我相处。我当时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世界 各种不同类型的人都是‘好人’我要做一个和每个人都能相处得来的人。我觉得我有这个天赋和能力，我引以为豪的一个例证是高中的一位同学，别人都觉得这个人难相处，但我却跟他相处得出奇好。

来到大学之后，我的这种处人的愿望变得更加强烈，因为我在一个全新的环境中见到了更多不同类型的人。我无意中得到了一个网名叫“水火容”，我觉得这个名字正好可以概括我要培养的这种性格倾向。当时我完全没有意识到“水火容”还会受伤 具体的事情并不重要 也许只知道一下大意就可以了：“水火容”的热心遭到了误解，而误解者也恰恰是出于一片好心。我实在没有办法为自己解释这件事情 所以我只能怀疑“水火容”的合理性 大概这也只是一种完美主

义，而完美主义的另一个代名词是天真。天真，也许就是这样，完美主义是儿童时代留下来的遗骸。

后来我知道了 不同性格的人也许可以相处 但不同类型的人则很难相处；你固然可以对每个人都很好，但道德有问题的人总令人生厌；也许世界上值得相交的人很多，可是一个人的精力毕竟有限……尽管如此，有的时候，人真的就需要这种天真。有了天真，人才懂得追求，有了天真，人才会有动力。“水火容”其实没有错，“水火容”经过修整之后以更加矫健的步伐重新踏上自己原来的道路；童年之后，童年的遗骸继续被保存着，它们被修整，然后继续和我们若即若离。

早就预料到，大学的新鲜味道总要淡去，我们的激情也总要褪却，但我没料想到，它们竟去得这么快。还不到一个学期的时间，我就对许多事情开始淡然了，有时候会觉得烦，甚至有一种无所适从的感觉。我想也许我有点想家了，但这种感觉又不完全像想家的感觉。有一天，我上网去“校友录”联系以前的老同学，我发现他们也有类似的感觉。原来，问题出在大学，出在我们对大学的理解上。我们虽然已经来到了大学，过着所谓的大学生活，可我们却仍旧保持着高中的习惯，我们习惯了有人督促，我们习惯了前面有一个类似大学的目标在等待我们。然而这一切，大学都不能提供给我们，我们突然间就被悬在半空中了。大学，究竟是什么？我们究竟能在大学里学到什么？

有一位同学在“校友录”上这样留言：“大学不是天堂，每天都生活在无尽的徘徊中，每天都无数次地拷问自己的灵魂。是坚信自己的信仰，还是平复梦幻的奢望，我的眼前一片迷茫。于是，便快乐地痛苦着，痛苦地快乐着。”

我想了想，也在下面留了一段：“天堂是什么样子，我们不得而知。与其相信那些美丽的谎言，不如让我们自己去构想和实现。也许天堂就是这个样子，天堂就是让我们在最得意忘形的时候失去灵

魂，然后又让我们用最意想不到的方式找到。在灵与肉相交的那个时刻 他会告诉我们：‘这就是天堂！’也许就是这样。也许我们现在不相信大学就是天堂，甚至说它是地狱，只是因为我们没有理解天堂真正的含义。因此当我们深感空虚的时候，当我们徘徊和迷茫的时候，完全没有理由担心，更不必要悲伤或者气馁。我们应当高兴，甚至应该狂欢，因为我们失去灵魂了，因为只有失去灵魂才能够感受到寻找灵魂时的充实 以及找到灵魂时的喜悦！”

后来，为了纪念这样一段无所适从的日子，我还专门写了一篇《蒲公英与根》：“蒲公英伞没有了根 对它来说 也许并不是一件痛苦的事情 相反 这倒意味着自由 意味快乐。一颗心轻松了 自然便容易飞起来，一颗心飞起来了，自然便觉得快乐。然而这种自由的快感持续的时间并不长，而且注定不长。因为蒲公英伞在自由的同时，也失去了方向。我们就像那蒲公英伞 我们没有了根 也许大学就是那片新的大地 等着我们把自己种下去 然后生根、发芽、开花……”

适应毕竟是一种过程，经历了初来的兴奋，又度过了随后的悬空，后来我就又觉得有一种脚踏实地的感觉了。大一第二学期，我的精力似乎异常旺盛，除了选修十七门课程之外，我还负责一些班级工作 接手了一份家教 加入了两个社团 参加了团委秘书处 最值得一提的是，在哲学系“团学联”的名义下，我还负责举办了一次“人文节”。

“人文节”中举办得最成功 也最有意思的是一个取名“白鹿”的系列讲座。我们邀请了人文学院最有名的老师，如陈思和、骆玉明、朱维铮、俞吾金、张汝伦、王德峰等教授登坛演讲，一时间在校园里反响挺大。这些讲座因为我是主办者，所以每场基本上都从头至尾听下来，这样的讲座我以前可从来没有接触过，现在一听，就立刻被那种自由活泼的形式吸引了。我特别喜欢众人在一起倾听的那种轻松却严谨的氛围，我更欣赏教授们的那种平易却超群的风采。自

此之后，我就经常去听一些讲座，复旦的讲座真是丰富多彩，我参加了各种类型的讲座 见到了各种各样的演讲者——从影视剧导演黄蜀芹到老校长杨福家，从作家史铁生到环保学者梁从诫，从动物学家珍·古道尔到美国副总统切尼。

听了这么多讲座之后，我已经建立了一个信念：只要是讲座，去听了就一定会有收获。我还有另一个非常意外的重要感悟：每个人都平凡，每件事情也都很普通。我们可以幻想，而且我们天生就擅长想象，我们总是以为我们之外发生着许多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们总认为那些名人过着我们不可想象的生活。不能认为人的这种天生的思维没有任何意义，至少它是一种情趣，但我们必须知道，那只是我们的幻觉。实际上别人也和我们过着同样的生活，做着和我们相似的小事或者至少是从这些小事开始做起的。我觉得这个道理虽然浅显，却非常重要，它是一个人成熟和不成熟的分界线，因此也是一个人走出童年的重要标志。只有首先知道了生活都是平凡的，人都是普通的，才能尽早抛弃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物极必反。在我将许多精力都消耗在各种活动上面的时候，我花在功课上面的时间自然就少了，我必须面对成绩不理想的后果。最让我头痛的是英语和计算机课，因为以前的基础不好，现在又没有花时间迎头赶上，所以和别人的差距落了一大截。大一的那个暑假，我开始反省我这一年的大学生活，收获确实不小，但学习成绩不理想绝对是一个问题。这样到了大二之后，除了适当参加一些班级工作外，我再没有参加任何活动，只把精力用在学习上。我又把自己调整到高中的那种状态中去了，坚持良好的生活和作息习惯：每天早上都起早锻炼，白天除了上课之外就去自修，晚上记日记，按时入睡。上课的时候，老师说什么我就记什么，老师让做什么我也都会做一做。我的感觉似乎很良好，但出人意料的是，我的考试成绩并没有提高多

少 这确实是件比较郁闷的事情。

那个暑假我没有回家 上海的夏天热得不得了 晚上睡觉都会出汗，我没有像其他同学一样出去做兼职或者旅游。我一个人静静地呆在学校里面 看看书 上上网 主要是调整一下心绪。暑假过去了，我考了一个全国计算机二级证书，其实主要不是为了这个证书，我只是想看看自己究竟有没有能力学好这个老大难的东西，恢复一下自信。我想问题可能出在这里：我不能像高中那样来学习大学的课程，特别是学习哲学专业的课程，人文类的课程需要的是融入、思考和创建。我完全可以对考试的形式、准确性和全面性提出质疑，但假如我的考卷或论文既反映了课程所学的知识，又写出了有创见的想法，成绩又能坏到哪里去呢？即使成绩不好，那我也没有什么遗憾。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平时上课的时候多记多想，我买了一打新笔记本，每门课一本，准备实现我的这些新的想法。生活方面我依然保持着大二时候养成的习惯，日子就这样一天天的过去，这样的日子也挺不错。

与此同时 我还参加了教务处实施的一个“大学生学术研究资助计划”，自己提出并申请了一个课题，课余时间我就来学习和研究这个领域的东西。我所选的课题是我从来没有接触过的，随着对这个领域资料和研究成果的了解，刚开始选题时候的热情慢慢退却下来。老子有一句话叫：“慎终如始 则无败事”也许世界上的事情都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 要么始乱终弃 要么坚持不懈，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前者一定不会成功，后者则可能成功。于是，我坚持，这种坚持当然要包含我的原则：要有深度，要有创新。后来，我的结题报告受到了评审老师们的一致好评，这让我欣慰了好一阵子。

大三一年是大学期间的关键时期，一般每个专业都已经进入核心专业课的教学。我的大三似乎过得很快，但我感觉过得很充实，也挺快乐。大三的学习成绩还不错，这样以往与我无缘的人民奖学金也第一次向我伸出了橄榄枝，虽然我一向对奖学金这东西看得不重，

因为它能够证明的东西并不多，但来者不拒嘛，这时候它对我至少是一种安慰和补偿。大三一年最大的收获当然是培养了我对哲学以及人文学科的兴趣，通过在各种专业课程和讲座中的倾听和思考，我真正感受到了学问和知识的魅力，这大概也是大学最大的魅力所在。我们系的王德峰老师经常说，哲学就是一个大美人，适合谈恋爱，那么我想即使我没有恋爱，大概也开始对这个异性产生了某种爱慕之情吧。

如果说上面所说的就是大学生活，那可真是一种误导。大学并不完全就是跌倒了爬起来，然后再跌再爬的过程。也许那只是大学生活的一个轮廓、一些个侧面，写在适当的时候和适当的地方。大学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其他的东西，比如朋友，比如老师，比如校园里看起来熟悉但实际上陌生的一张张脸。还有各种各样的感受和体会 比如激动和光荣 比如自卑和伤痛 再比如 烦闷和寂寞。

无论如何，寂寞这个东西总会不期而至，怎样驱散它呢？在这方面，大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办法。如果是一个人，你可以去图书馆“泡书”你也可以呆在寝室或机房里玩游戏 或者去 BBS 潜水或灌水；如果这些都没用，你可以去学校外面透透气，这一点至少对我是有效的，春天的时候我去上海的郊区踏过青，夏天的时候我去江湾湿地看过水塘子，秋天的时候我去森林公园放过风筝，冬天的时候我去上海的海边看过所谓的海；当然，比较好的办法是能有一个或几个朋友聊聊天，或者去参加一下人多的集体活动，比如社会实践，比如班级组织的旅游；不过，最理想的办法当然要数谈恋爱了，但是这可要有机会、有缘份、有时间、有条件、有勇气……

在这方面，我发现自己似乎成熟得比较晚。看到校园里成双成对的身影，我会单纯地羡慕一下；看到漂亮的女孩子，我也会单纯地心动一下。可是，我就是觉得这件事情离自己还远着呢，我做着自己的事情，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中。直到有一天晚上众人在寝室卧夜长

谈 有人透露 我们班的女生们可都不要小看 基本上都名花有主了。这时候我才突然间觉得自己似乎“落伍”了。看来，爱情并不是遥不可及的，它就真真切切地发生在我的周围，并且有可能发生在我的身上……

但是 等我在这方面的认识终于达到这个水平的时候 已经有点晚了，我快要毕业了。大一大二的时候总觉得毕业遥遥无期，可是一到大三，就由不得自己不考虑将来的出路了。要么考研或直研，要么出国留学，要么找份工作步入社会，只有这几种可能。有些人可能刚进大学就已经确定好了自己的方向，更多的人是到了大三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大三刚开始的时候，大家的见面问候语一时间都变成了：“以后打算怎么办？”见了面之后的话也比平时多了起来。

大家都意识到，这个时候就是所谓人生的岔路口。前面的路很多，也许选择任何一条都无所谓对错，但是路和路之间的差别是不可想象的。大三的那个国庆长假，我腾出了几天时间专门考虑这个问题，结论是：也许我更适合再读几年书。我首先排除的是出国，因为出国对成绩、英语和个人经济状况都有很高要求；我还轻易就排除了继续读本专业研究生的想法，我没有否认我已经培养起来的对哲学的兴趣，我只是在想读其他专业的时候我也可以在业余时间继续我这个兴趣。结果，我决定考我一向认为比较有意思的社会学专业的研究生。

无论怎样，每个人都得为自己安排一个归宿。接下来就只剩下一个字：做！于是，我去网上查找了许多与报考专业相关的信息和材料，然后又去图书馆抱回来一大摞参考书，接下来，泡图书馆和自习室就成了家常便饭。这样的时间大概持续了半年，这半年时间中发生了两件事情：一、原来认为很有意思的社会学 我读了几本书后 竟觉得索然无味；二、对哲学课程的兴趣有增无减，我越来越觉得自己所知甚少。有一天，一位师兄来我们寝室侃大山，在听他大讲特讲了

他们班的直研情况之后，我问自己，为什么不直研呢？我对这个问题无法回答，所以我又回到了直研的路上来了。这个决定让我一下子变得轻松和高兴了许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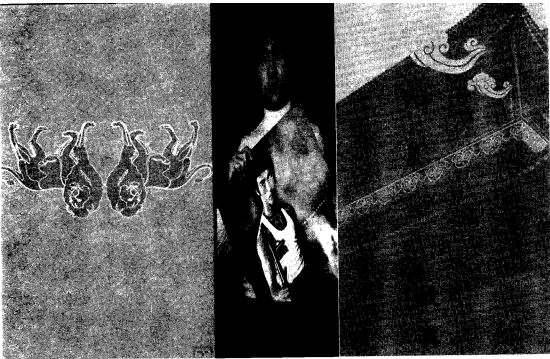
这已经是大三五一长假的时候了，我花了几天时间把自己的思路全都转移到哲学上面来。我再一次向自己确认：既然已经体会到了读哲学的乐趣，那么我就没有理由放弃继续我的这个乐趣的机会。假期之后，我马上投入了面向直研的课程复习，暑假也留在学校看书。直研考试是在大四开学的时候进行的，分口试和笔试。虽然我觉得自己准备得挺充分，但是由于是第一次，面试的时候还是不免有点紧张。这样我不得不放弃我原来想直升博士生的打算，选择直升硕士研究生。尽管有点遗憾，但我后来觉得，这样的结果也许更适合我一些，可以给我的将来多一些选择。

其实，直升研究生等于延迟了我早在大三就应该决定的将来干什么的问题。这次寒假回家，亲朋好友都很关心地问我什么时候工作。尽管我可以很轻松地告诉他们我还要继续念几年书，但读完研究生之后呢？我还是要回到这个问题上来。这个问题的复杂还在于不知什么时候我产生了这样一个小小的信念：要做就要做一个真正的学者，这应该是读书人的首选；每个读书人都应该来试试，如果觉得自己的才能不济，再退出不晚。也许，这个想法有点武断，但人总得有一个信念，信念就难免不武断。

大四的这个春天如期而至。研究生考试的结果出来了，有人欢喜有人忧；一场场招聘会过后，有人高兴有人愁。在这样一个季节里，每个人都在寻找着属于自己的未来。可是，谁能否认我们过去拥有，将来也可能继续拥有这样一些共同的东西：我们都从自己的童年一步步走出来，每一步都是经历坎坷，认识坎坷，然后排除坎坷的过程；每一步都是抛弃童话和幻想，然后认清现实和真相的过程。

这就是童年之后的成长故事 平凡、简单、真实 余音冗长……





## 执著的胜利——献给追梦者

1982年出生在上海，  
2001年以第一志愿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  
2003年转入中文系汉语言专业，目前在申请攻读香港科技大学哲学硕士学位。

我想做个学者，但又怕做学者。我热爱语言学事业并愿为之献身，但又不愿被学者式的书斋生活销蚀得文文弱弱。“做个男子汉！”——这句我小时候听的最多也是最爱听的话使我至今保有对“男子汉”品质的强烈渴求：坚毅、执著、强健。获取这些品质的前提是——寻找并发现理想。幸运的是，我发现了；于是，我上路了。也许你还未曾体会到“上路”的感觉，那么，从今天起就去寻找、去发现属于自己的理想吧。做个无惧的追梦人！做个坚毅的男子汉！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